

西北文學文獻

第五卷

中國西北文獻叢書



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第六輯

西北文學文獻

第五卷



重
刻
馮
恭
定
公
全
書

重刻馮恭定先生全書序

講學之說起自論語子曰學之不
講是吾憂也夫子所謂講學即
講德是如何脩義如何徙過如何
改只是一事非有四段工夫此孔門
講學家法也孟子顧學孔子正人

心距邪說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後世遂有以學術殺天下者矣二程夫子不恤浮議毅然以講學自任紫陽朱子始條列白鹿洞書院講規嘗謂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始有以接孟氏

之傳夫二程之學得之濂溪然濂
溪精於學而不大講至聚徒講學
自二程始向非程朱之講則濂溪之
學其孰從而傳之關中講學肇自
張橫渠先生當其勇毅臯比以及
屏居橫渠無在不講知禮成性變

化氣質之道學凡如聖人而後已其
言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
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皆講學
也傳稱先生爲學而不欲講曰學
者不務蓄德祇益口耳程伯淳聞之曰
道之不明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

足如允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
師資勢闊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
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
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堯
舜之道庶可馴至橫渠用其言故
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下並是

其爲世道人心計者蓋深且切也馮
少墟先生弱冠入正學書院從許
敬庵講學在翰院與同志立會講
學著做人說出爲御史按部進諸生
講學著訂士篇四能歸講學寶慶
寺著學會約善利圖辨學錄問

業甚衆關中爲立書院著關學編
諸書召入副憲與鄒南皋會講都
城隍廟環聽如堵牆十三道奏建
首善書院歸疾作易簣猶惓惓
以講學做人爲遺訓先生一生著
述皆講學之言自少至老皆講學

之事嗚呼何其勤也上每言異端是
疾端處與吾儒異辨學不可不精
大學格物即是講學難與並為
仁即是旨子仁處故曰勘過只字
當下識仁勘過忌字當下識人鴛
鴦繡出憑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壞人心術不以善字從羊從言善
不言不明物之善羣莫如羊君子
樂與人羣故莫大乎與人為善又
論末世講學有異端越俎操戈三
大弊以為戒故聽其講者如呼人
之寐而使之覺如叩鐘大以大鳴小

以小鳴如暉盤示兒無所不具聽
其自取如白日當天遠近皆照如時
雨潤澤處、露沾足是真有八荒我
闢一息萬年天地為心萬物一體之
懷焉曾孔子不得位知者為賢於
堯舜孟子溺邪說昌黎以為其

功不在禹下先生有詩救得人心千
古在勲名直與華山高可也家光祿請
勒先生善利圖於書院與白鹿洞
教規相發明余生也晚承家光祿
遺訓不及遊先生之門今從中一掌

李子得先生全集粹而傳之以竊
附於私淑之義至先生人品學問諸
先輩論叙甚詳余又何贅焉唯是
叙其終始講學之誠直接乎孔孟
以來相傳之意則先生之書真聖
道中天矣雖然講不在口耳先生

有曰講到無言處方知道在心曾
子一唯何消多說論語默識故從次
章講字來關學一編曰堯舜一心至
今在諸君子其心至今在也若不
自見其心雖起橫渠諸君子共晤
一堂庸嘵口耳此又講學微言也今

其書具在學者當自得之又豈
游夏所能贊一詞哉

康熙癸丑嘉平冬月

新安後學洪琮拜題

